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八十九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一　　宋　衛湜　撰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鄭氏曰禮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

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也入室必由户猶三百三千皆由誠也

孔氏曰自此至殷因一節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也禮若人身體也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為成人也體雖備設之不當則不成人設禮不當亦不成禮也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為貴也大小顯

徼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行禮皆湏至誠故云一也室猶禮也户猶誠也

嚴陵方氏曰體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以多之為美故大者不可損以為小以少之為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為大以外之為樂故顯者不可揜以為微以内之為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為顯經則簡曲則煩及歸於道之極則一而已中庸又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蓋

禮之大經其義則於三百禮之威儀威儀有至於三千其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為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為禮古之言禮者内之為本外之為文多之為美少之為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之皆當禮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别經禮則體經以盡其常曲禮則致曲以盡其變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

皆慮其禮之不備也雖其多至於如此之不同而其趨於誠則一也三百三千者葢言數之多而已

延平周氏曰户譬則禮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

孔氏曰求竭己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內行誠順故須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而外行誠順則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山陰陸氏曰誠之所在常自若也不為質文加損

四明沈氏曰若不是順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

即誠意發為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
則為偽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鄭氏曰直而行若始死哭踴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

為節討猶去也摲而播謂芟殺有所與也摲之言芟
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推而進若王者
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
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摭若君
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
孔氏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直謂任己天性而行也
經常也常而等謂自天子以下雖尊卑有異而服其
父母則同等也順猶順序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

順序而稍去之也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祭下至胞翟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法天以為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摭猶拾取也君沐粱士𥫗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

嚴陵方氏曰直而行者謂行吾誠於内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為所隆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為母期君燕不以卿為賔長是矣

經而等謂順禮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也若順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閨門是矣撕而播者謂撕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餕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已子是矣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若天子之服衮冕其旗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順而摭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

儉以從衆拜下以從禮是矣
江陵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
為文以不同為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
達於庶人皆一等事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為文
獨經而等無反對者則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
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為對非也順而討自與
順而摭為對脫簡誤在章末耳討去也摭取也順而
去謂自下而上每等減去以去為順此以多為貴者

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少為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

廬陵胡氏曰討求也若郊特牲殷人先求陽周人先求陰順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一也者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

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黒黒為黄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代所行之禮雖各别一皆趨於至誠民亦共用誠如一也尚白殷禮也尚黒夏禮也夏以十三月為正於時草之萌牙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黒故知青為黒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以青為黒以黒為黄即指鹿為馬之類鄭去胡亥

既近相傳知之

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道者君之所獨得其民由之而不知故曰民共由之或素或青者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為文言青則知素之為質葢天地之文始於春天地之質始於秋故也夏造殷因者言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也以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始不同故其言如此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

廬陵胡氏曰一謂上九事三代同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鄭氏曰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

孔氏曰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案特牲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其禮亦然者謂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皆因於殷禮故云亦然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

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周又因殷而益之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然大祫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凡歛錢飲酒必令平偏與

周禮次序旅酬相似

吴郡張氏曰自秦時祭祀無闕之齊而立尸之義不見也

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為此特文備之事爾而於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山陰陸氏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葢言成

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祫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為敬近人情為褻近人情者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最近人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犢血於人最遠故郊薦血以為極敬也鄭知大饗祫祭先王者案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六饗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為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也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者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血爲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爲古近者爲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案宗伯祭廟以祼鬯爲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謂祭祀初始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郊血大饗腥之屬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

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祼饗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爓明有腥有孰可知也　皇氏曰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爓孰今所以各言者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

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户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

沈氏括曰祭禮有腥爓孰三獻舊說謂腥爓備大古

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為無知則不仁以為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孰所以為仁不可食之腥爓所以為智又一說謂腥爓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爓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或有此理未可致詰延平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葢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爓與孰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

嚴陵方氏曰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爓而上則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

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延平黃氏曰人情天道相為遠近者也禮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非禮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禮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禮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

意為主事其畢而近者以物為主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疈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飌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

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上帝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祫之腥三獻之爓一獻之孰自孰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先王以為未也泰壇之禋羔羊之求未孚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者也以寄其敬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以精

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盛賛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誠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益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固在焉古之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益精神之接於帝也

闕

氏曰薦以血人情之所遠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人情之所近也而反以祭小祀至於大饗之用腥三獻之用爓則先王重本賤常之道葢可見矣然非特此而已籩豆之薦可食而不可嗜袞冕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此先王交神明者非以同安樂之義也尊用玄酒而不以醴醆冪用疏布而不以文繡席用槀鞂而不以莞簟至於俎用腥魚豆先常豆大圭之質素車之樸葢先王之道

不可同於安樂之甚由是觀之禮行於祭祀之間散於形氣之末凡所以不近人情者其意至矣詩之辭曰鳬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蓋神祇祖考之所以安者安於禮而已來燕來寧則以君子之道禮之也酒貴清而不貴多周尚臭故曰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先王之道豈求異於人情邪亦以禮之既至而物有不足用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

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鄭氏曰作起也敬非已情也已猶甚也慤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

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為郊宮悪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齋也宿致齋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賔主者也相步扶工也皆為温藉重禮也詔或為紹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有積漸君子行禮非是徒起而致己之情皆有所由以為始也周禮上公

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七介舉中言之司儀賔至

大門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賔拜辱至大門三讓

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賔一辭是三辭三讓若不

為此則太急蹙情無由達也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

稷配靈威仰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於頖

宫告后稷以將配天是先告卑後祭尊也惡池小川

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先告惡池配林然後祭河及

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充人云祀五帝則

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三月繫也祭前七日於七日之中散齋前三日則嚴宿以致齊積漸敬慎不敢偪切也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温藉之至極也　皇氏曰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

嚴陵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略禮之文常曲而詳情文相須不可以偏廢此禮之所以行也然則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為之文

而已由始焉有所先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温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猶是也鄉飲酒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林則木之所積以其從祀於泰山故曰配林七日戒即祭統言

散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焉故曰慎之至擯於賔執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賔者也相歩則相贊之歩者賔主相接而後禮行贊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廹和而無乖故曰温之至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禮情在此將有以致其情於彼所以致其情者非任性直前葢有以先之也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必有事於頖宫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戆且
慼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然則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魯人有事於上帝葢非禮也天子祭名
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齊人有事於泰山
亦非禮也然而記者取之而不非者取其有小大先
後之序也
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夲而
已則或失之愿是故以介相見辭讓而後至自道觀

之去本遠非其至也自禮觀之去用遠亦非其至也故此篇反覆言之如此荀子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文一也魯人告后稷於頖宮以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泰山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即事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惡池與河皆沈祭之屬配林於泰山皆血祭之屬而頖宮獨非禋祀之屬者諸侯之有郊禮之變也唯其為禮之變故事之所先者亦異也攝心

為戒果設心則已故不宿不宿故特為齊之散者耳既攝心矣而又宿故為齊之極至也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禮之於賔主有擯以輔賔而詔之以其義則賔主之情通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有相以導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為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自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為體而有相以道之則凡由中出者罔不和矣外和而内或否焉

内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爲温之至也然則所謂温之至者得非内外俱進於和歟然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凶事不詔是也

廬陵胡氏曰非自我作古直任已情春秋傳禮與天地並言已久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

多學也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二者反本也穗去實曰秸禹貢三百里納秸服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脩古故可述而多學也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本謂心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

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席也詩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精細可以安人稾鞂除穗粒取稈稾爲席四時祭祀陳尊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之安而設稾鞂之粗席是皆脩古也長樂劉氏曰反本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能使人制其邪情復於正性致中和以遜五品故曰反本

也脩古者謂聖人雖緣人情制為五禮然皆稽考前古事循厥始不敢創作也或損或益乗時之宜然亦弗敢忘乎其初也

嚴陵方氏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此其别也言凶事則知

朝事之為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為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則朝事固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有擯詔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侑食所以盡事生之禮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蕈竹也蘇正作秸槀秸也主猶賓主之主以其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

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馬氏曰禮不獨有以成於文蓋將以反本也不獨有以備於今蓋將以脩古也皆不忘其初者也不忘其初仁之至也然今之禮便於用古之禮不便於用古玄酒可尚而不可用鸞刀可貴而不可尚稾鞂可設而不可安凡此皆禮從宜之意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先王之制禮必有主者知其情也則制其文使夫述之者因其文而探其情故可述而多學者非有以知其情也推先王之制禮必知其情而有所主此聖與明之辨也

闕氏曰聖人之用禮必欲其情文具舉本末兼行然後為禮之至醴醆雖陳不忘在室之玄酒割刀雖用不忘聲和之鸞刀腥孰薦矣不忘於血毛巾𫄧冪矣不忘於疏布和羮之美必貴於大羮之淡莞簟之安

必貴於豪氂之設是皆欲其本末情文之具舉也

君子曰無節於内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作事云為非禮不可内猶心也物萬物也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既不為民物敬信故禮為萬物之

至極也

馬氏曰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欲觀其物而心不盡在焉莫能觀也觀物本於心心不可以無節無節於內則觀弗之察矣所以節之者禮而已禮有以節於內則不以物亂觀不以觀亂心則物之自外至者皆可得而察也故欲觀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與此同義

延平周氏曰道常無名惟命之理猶為物而已嗜慾多者天機淺故無節於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所以節於内者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者性命之理而已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性命之理必寓度數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

嚴陵方氏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之情可見矣凡所以能度彼者以吾有度故也所以能量彼者以吾有量故也苟無節於内

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内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以致節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葢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長樂劉氏曰能率其性則動為禮節能得其情則動中禮節用之以觀察天下之事物罔有弗得其情者也故欲察物而弗由禮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禮弗之

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皆謂至誠於禮以復其性以時其中然後用之應物必得其宜用之作事孰敢不敬用之為教孰敢不從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鄭氏曰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

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亹亹勉勉

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孔氏曰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致其義大莫

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自作大事以下皆因財物之

事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為夕謂

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日是陽故朝旦用

事月是陰故夕晚用事日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

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亦順天時也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人君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鄭知大事謂祭祀也

永嘉周氏曰禮始於無所有而成於事為度數之間有其器而亡其物則不足以明禮有其物而亡其義則不足以為禮故曰君子之於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俎豆簠簋所以致陰陽之義也圜丘方澤所

以致天地之義也圭璧琮璋豈徒為美觀所以致其所執之義也黼黻衮冕豈徒為美飾所以致其所服之義也凡所以寓於酬酢應接之間至纖至悉未有不本於義而虛為之者故君子於此觀先王制作之意焉本之禮而備其物謂之有物用其物而達其義謂之有禮過乎此溺於無所有君子以為虛拘不及乎此則滯於形名度數之末君子以為不達禮豈不有其物有其義然後謂之禮歟雖然義者本也物者

末也由其上而言之物可亡而義不可亡故君子爲禮有時乎以義由其下而言之物亡而義隱故小人無義不足以知禮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於文而亡其義故孔子嘗欲從先進之爲而深嘆林放之問以救其失子貢知足以致其義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爲禮之備者遂欲去告朔之餼羊以爲無益於禮則又過矣故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禮亡而其物存則猶可與也既亡其禮又亡其物則聖人所以

為天下也幾乎息矣然則禮之義非聖人有所不能盡而所以行之天下傳之後世賢者所以俯就不肖所以跂及者舍夫物而論其義吾又不知其為禮也若夫區區形名度數之末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為禮之意是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然後為君子

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内葢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

有礿秋有嘗冬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為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為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也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為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

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者為其足以致其義故也亹亹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若詩稱亹亹文王則言其勸也稱亹亹申伯則言其勉也易兩稱成天下之亹亹則兼勸勉而言之也

馬氏曰輕財而重禮先王之意也先王之制禮必因其財物者蓋將之以行也荀子曰禮以貨財為用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故先王之制禮因其財物以致其義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是順天時也至於祭祀亦天時也天時雨澤君子所以勉勉樂之而不倦非特以財物為可樂也樂其生財有道得以行其禮也

長樂劉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謂天有時以資萬物之始地有時以資萬物之生必有歷象授民始生之候然後致力於農桑則國之大事成矣為朝夕必放於日月者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郊六服諸侯因朝而助祭遂圖天下之事秋分之暮夕月於西

郊六服諸侯因覲而助祭遂考此邦之功為高者必因丘陵因其高以祀天也為下者必因川澤因其下以祭地也三者聖人盡敬以行之祈陰陽之和致風雨之順所以育萬物而正其性命也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天時謂暘燠風寒雨澤各一時若君子賴之以達其勸勉農人之意於天下也

延平周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後天者也君臣相見於朝謂之朝相見於夕謂之夕為朝必放於日陽之

義也為夕必放於月陰之義也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貴自然也順陰陽天地自然之理故天人莫不助之所謂天時雨澤天助之也而君子皆勉勉焉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則所謂為高為下義不在冬至祀天夏至祭地也高為高而已下為下而已則不交也故又告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蓋陽降而下陰升而上和而後為雨此尾閭之事也

君子於此有覺焉

講義曰達亹亹焉達者言無時而不然也外而因於財物内而盡其亹亹其於禮亦云備矣然而所資以行禮者不可以非人也故下文言有德者尚之有道者尊之能者任之賢者舉之既已得人矣猶慮其不虔也於是聚衆而誓之若戒百官於庫門之内是也嗚呼禮之難行也如此柰何理之不明而可以輕議

哉

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為之節為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為之限為高若築臺觀為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

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亹亹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治一節因上經論作大事必順天

時故此經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黿龍降集寒暑順時先王貴尚有德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使有能之衆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

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誓衆之事自尚有德至舉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

其職聚衆而誓之則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

嚴陵方氏曰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此聚衆而誓之也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所感惟有道德者易通乎神明故卜洛之裓祀屬之周名也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于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于四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謂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

物也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南面立者視朝

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則上文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也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也饗帝則因其所卜吉土以為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

帝於南郊是也聖人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既合嘉瑞並來以是之故聖人但南面而立朝夕視朝而天下大治

嚴陵方氏曰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因名山而升中則因高以告天也吉土卜土之吉者以為之兆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即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

郊是矣帝有五而郊止有四者以土繼火用事故亦兆於南郊也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雌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土分旺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獝狘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徵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馬氏曰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為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為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因天之事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于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延平周氏曰髙下者天地之位也方圓者天地之體也故因天者高而圓因地者方以下廵守升中于四

嶽則鳳皇未必降龜龍未必假迎氣饗帝於四郊則未必風雨節寒暑時葢先王之時凡所謂和同天人之際者無不修舉然後升中饗帝為可以致此

山陰陸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於此葢有奥旨存焉而昧者不知也吉土若周公卜洛是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

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曰至教至德目下事也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日也西酌犧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和之至言禮樂交乃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垂日月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罍尊在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

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鄭註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註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

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有左右房

横渠張氏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長樂劉氏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至教也聖人無為而五品克遜萬邦以孚是至德也廟堂之上以下言禮法盛行人倫已厚聖人無為也唯以神道設教夫婦酌行禮樂於上俾民觀而化之不

曰德之至乎

馬氏曰天垂象以示人故爲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成德故爲德之至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所謂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至德之一端耳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記者言之及此取其近於人而言之也君在阼東也則知夫人在西房也夫人在房内也則知君在阼外也

閼氏曰天所以立道者在陰陽聖人所以飾治者在禮樂陰陽立道教之所自出也故天道至教禮樂飾治德之所自形也故聖人至德陰陽之精其象著為日月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所以定位禮樂之別其用見於夫婦故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所以定分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罍尊象其動而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罍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象其静而在西者陰

也君位則在阼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而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而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

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罍在阼而

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雷陽也牛陰也故罍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

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陽一陰謂之道而道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講義曰禮有文有情情文兩至然後能通天地之大降於上下之神故上文升中于天則萬物得其理饗帝于郊則五行得其序禮治之作各由其類固有不召而自應者故聖人南面垂拱而天下底於大治蓋

天運乎上其所以示人者有不言之教聖人法天其所以與天合德者有無為之治故繼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註以為目下事誤矣廟堂之上其禮交動廟堂之下其樂交應先後倡和不失其節則陰陽也夫婦也其理感通而未嘗或乖故曰和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然廟堂之名人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人君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是矣罍尊即明堂位所謂山

罍也以畫雲氣於其上故於文從靁犧尊畫犧牛以為飾阼東階也言阼則知西之為階言西則知阼之為東矣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受而明則小大明生於東經所謂日出於東是也月生於西揚雄所謂載魄於西是也此陰陽所以分也故曰陰陽之分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各位故曰夫婦之位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慈湖楊氏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為沙牛之為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覩犧之象必不萌輕肆之心心不輕肆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輙更之曰沙尊蓋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為沙謂為羽飾改讀沙為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為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

為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為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為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為象尊為象形象之為獸其重厚為至其入水毅然悠然險莫能阻人之道心似之古列聖於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默證聖心之精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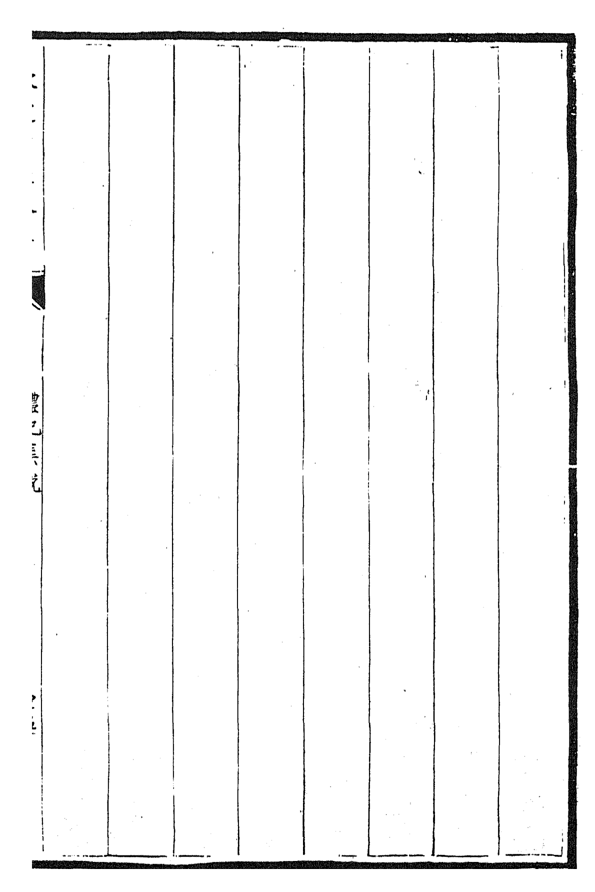
沈氏括曰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〇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回為雷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〇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䨻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爾

山陰陸氏曰廟堂之上南面故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北面故縣鼓在西應鼓在東鄭氏謂禮樂之器尊西誤矣

長樂陳氏曰道之在天為陰陽在人為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為日月分為夫婦位為上下方為東西居為阼房器為鼓尊然禮之所以交動乎上樂之所以交應乎下或以陰而上交乎陽或以陽而下交乎陰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為和

之至邪周官大宰之禮典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器之論禮樂有言温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為温夏居中央而沖氣以為和語曰色斯温莊子曰心莫若和是温在外而為和之始和在内而為温之成上言禮樂之末節故言温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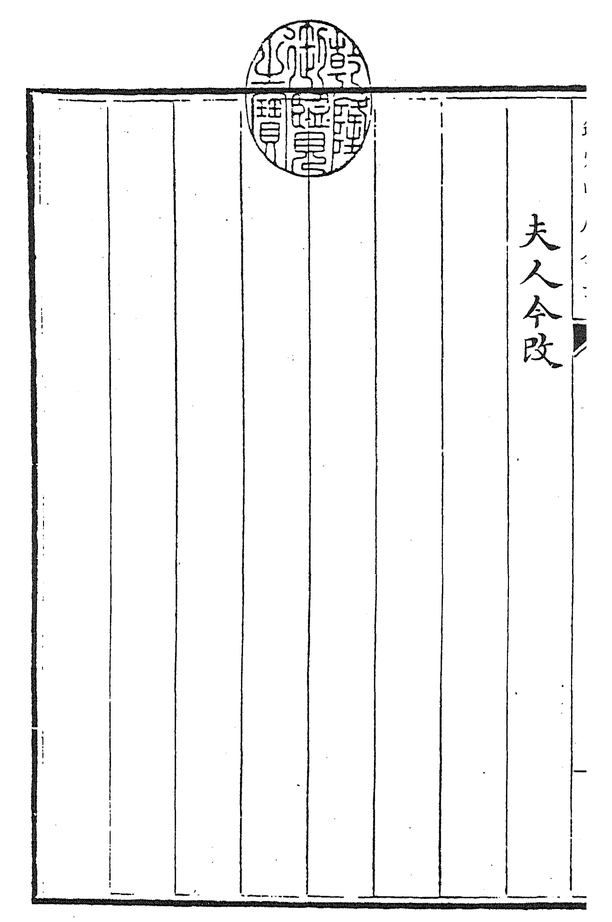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六十一

謹案第二十頁前四行則賓主之情通矣刊本情通訛通情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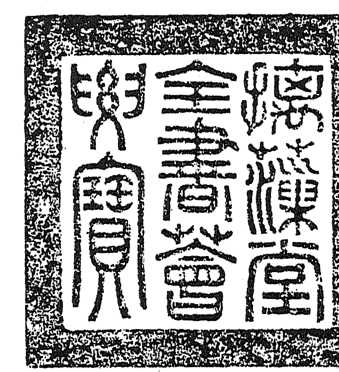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七行則凡自外作者罔不和矣刊本自訛此八行則凡由中出者罔不和矣刊本由訛有今並改

第三十頁後五行天時謂暘燠風寒雨刊本暘訛陽據洪範改

第三十八頁前四行以卿大夫以下刊本大夫訛



夫人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周廷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九十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六十二

宋 衛湜 撰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樂其所自成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

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頀伐而作頀武制禮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蘧伯玉衛大夫也名瑗君子之人達者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君子愼所以與人將以是觀也

孔氏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先王以禮爲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樂以成王

業故脩樂以道己志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故治亂可知也觀其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觀其人之發動所為而知其人之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相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將以是觀也

横渠張氏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别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

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處氏曰此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樂記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二者言禮雖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言樂雖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不以今而忘古此禮之所以制不以古而廢今此樂之所以作明乎報本象成之意通乎古今之義

言雖不同無害其為同也何則天下之理有始而後有生乾之萬物資始坤之萬物資生是也有生而後有成春生秋成是也即生與成而論之則生者為古成者為今此禮器所以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也即生與始而論之則生者為今而始者為古此樂記所以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也且以禮之所始者言之醴酒生於玄酒則玄酒者醴酒之始也故玄酒之尚焉鉶羹生於大羹則

大羹者鉶羹之始也故大羹之貴焉所設必以稾秸者以莞簟之所生故推其始而報之也所冪必以疏布者以文繡之所生故推其始而報之也所謂言禮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者此也以樂之所成所生者言之作樂崇德是德者樂之所自生也功成作樂是功者樂之所自成也黄帝有潤澤之仁故作咸池以象之舜有繼紹之義故作大韶以象之是咸池大韶之樂非黄帝虞舜則無由以生無由以成也湯護民

於塗炭故其樂曰濩武王繼伐於一怒故其樂曰武是濩武之樂非湯武則無由以生無由以成也所謂言樂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者此也雖然禮器以禮為主故先禮而後樂樂記以樂為主故先樂而後禮此立言之法若夫檀弓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必以本為言者蓋檀弓所言以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有不忘祖之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謂之本歟禮自外作故先王制

之以節事樂由中出故先王脩之以道志其節事也若官爵得其序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事凡衆之動得其宜是已其道志也若韶以繼為志夏以大為志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也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别而言之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

節事事者自外作者也樂所以和人之內故以道志
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
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
聲別而言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內合而言之則
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
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者非
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機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
之矣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遽伯玉曰君子之

人達均是器也而器有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内盖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内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觀其禮樂未有不知治亂者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自生樂之所自成者仁義而已故禮之節文斯二者即反其所自生者也樂之樂斯二者即樂其所自成者也先王制禮以節事無非事則治不然則亂脩樂以道志有非志則亂不然則治是以觀禮樂而知治亂也君子之人達言上達也上者則無不知唯其無不知是以其粗則能觀其器而知工之巧其精則能觀人之所發而知其智與人則亦觀其所發者所與非其人則知其為不智此所以

慎之也

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脩然禮亦可以言脩王制所謂脩六禮是也樂亦可以言制所謂夔始制樂是也別而言之則如此耳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

知其人之智言巧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知愚則見於發者有當否故也凡為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而況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猶言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故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與正謂是矣

廬陵胡氏曰子大叔曰禮者民之所以生故觀其禮

樂而治亂可知如叔向知王室亂季札觀樂之類

山陰陸氏曰觀舜樂而堯之治可知觀周樂而殷之亂可知

大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羮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於彼乎

於此乎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也親割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肉謂之羮道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為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

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

孔氏曰此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舉大祫之祭

故云大廟祼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

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

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

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踐君不

獻故夫人薦盎鄭知親制祭是朝事進血膋時者案郊

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

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君親割牲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盎酒之時也洞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言洞洞然其為恭敬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納牲詔於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肉湆

也定孰肉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所以三詔不同位者蓋求而未得故於三處告之也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特牲少牢設饌在奥今在堂故鄭知人君禮也為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也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此祊乎不知神之所在也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鄭引夏后氏世室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絲衣之篇證繹

祭在堂事尸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太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此故曰大廟之内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割之矣以方殺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既孰而多少已定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産為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陰而

己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蓋孰與酒人道故也然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蓋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

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為幽故也羮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為明故也三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故以蓋言之道猶言也與孟子所謂道性善之道同義設祭於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内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為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為之爾故言為

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别嫌果祭祀賔客之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於羣執事者之中可乎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蓋先王制禮欲全陰陽相成之義則言王必及后言君必及夫人又欲其遠嫌則有攝行之法故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

親制祭夫人薦盎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涖之致其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故曰大廟之內敬矣納牲詔於庭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時也羮定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設祭于堂祭於廟之內也為祊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

外祭於外外則疑於內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山陰陸氏曰此執幣也而言贊幣則著執幣君事也令以牽牲大夫代焉爾洞洞乎其敬之無蔽也屬屬乎其忠之無間也美定美和而後定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鄭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察明也七獻祭先公也

孔氏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

小祀禮儀為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先
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玄冕
一章祭羣小祀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
四望山川驚冕七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亦然也案
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
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簇祀四望奏姑
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
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蓋獻與衣

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主止於利人故服

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賔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尨其牲體疈辜其祼器用散其舞兵舞帗舞或不興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祼則用蜃玉

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賔歌函鍾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黝其祭血祼以大罍鼓以靈鼓舞以帗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葢禮略故質禮加故文祭則其事地也祭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周官司服自一章之玄冕至七章之鷩冕服之章數隆殺如是則酒之獻數宜亦如之故先儒用是以相配焉夫羣小祀之禮則簡矣故言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言文四望山川地道也故言察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惡其褻故也

山陰陸氏曰一獻三獻質文而已五獻察矣七獻神

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閩氏曰一獻之禮以祀四方百物之神服玄冕之一章其微有貓虎之類其事有水庸之卑功為微矣非可致其文也使之必報而已其禮不亦質乎三獻之禮以祭五祀社稷之神服希冕之三章牲以血祭其事有門行之出入中霤之居處户之啓闔竈之烹飪功為多矣非可以致其簡其禮詳於一獻矣不亦文乎五獻以祀四望山川服用毳冕牲用貍沈其功則

能出雲雨其祥則能出器車輿寶藏其禮審於三獻矣得非致其察乎七獻所以享先公也服用鷩冕尊有五齊其造為之艱難積累之勤苦則事之如生敬之如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禮勤於五獻矣得非致其神乎　又曰天地有自然之數以行鬼神聖人有不易之理以均度數故幽明雖異致而分不異於等差人鬼雖殊塗而禮不殊於厚薄蓋名者數之所生既有其名矣且得無數乎義者禮之所起既有

其數矣且得無義乎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鄭氏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

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
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炤物故
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也丹漆絲纊竹箭萬民
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
篠簜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周穆
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
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諸侯祫祭不可致九州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三牲魚腊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是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内金以為庭實示其柔和金能從革鄭註金三品禹貢文束帛加璧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尊之也鄭知行享之時所執覲禮

文也龜為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知在衆物之前而為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先云内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故鄭云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内諸侯其於外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寳為摯則招致遠物也案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

白鹿非因貢而來故鄭云近之也知肆夏為陔夏者以大司樂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以貴重於禮猶奏陔夏而戒之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唯其明有以得人心而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為可以事神内金以下言諸侯饗王之禮也金之性則從革

從革則和也而為器則鍾磬鍾磬則亦能和也故内
之所以示其和璧玉象夫德而加之於束帛之上者
尊其德也龜能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金
次於龜者所以見其情之和也丹漆絲纊之類莫非
王土之所産而諸侯反用之以饗王者示其與衆共
財也國即蕃國也先王不貴遠方之致貢唯與其摯
見而已故周官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
其貴寳為摯則此所謂致遠物者蓋非貢也亦其所

贄而已矣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為財也蓋重其禮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大饗者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為祫祭誤矣四海九州之美味則薦之以天產四時之和氣則齊之以人器然道不足以贊天地之化則不足以致四時之和氣不足以得萬國之懽心則不足以來九州之美味美味人助之也和氣天助之也是乃所謂王

事也故其祭也有助則其禮也有朝其禮也有朝則其贄也有饗金者地四之所生於西者也體雖堅而性則柔柔故火之所能克用雖利而色則白白故采之所能受能受易親也能克易從也易親易從者和之道此內金所以示和也帛陰物也君子所以示財壁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蓋無以示財則恭敬而無實無以比德則幣勝而無禮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此帛之所以示也聘禮曰貨多則傷

德幣多則沒禮此德之所以比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此龜為前列而已其先知者也與王前巫後史其意同王者陽之精金者陰之精陽多剛而所主者在體陰多柔而所主者在性故柔而能順溫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之所以見情也與入門而金作其意同先知所以知人也見情所以自知也知人不失人自知不失已下事上之道其義如此然或言尊德或言往德蓋尊之所以上之也以

德為上則物不足言故此經束帛加璧所以在庭實之先往之所以歸之也歸德則非物不足以見其實故特牲束帛加璧在庭實之後也賔入奏納夏賔出奏肆夏自外入而納而納者物有所受者也自内出而肆而肆者情有所放者也方其始也以入為主故納夏言其有所受此鍾師掌九夏而鄭氏以為四方賔來則奏納夏是已方其終也以出為主故肆夏言其有所放此禮器言大饗而繼之以其出也肆夏送

之以重禮是也　又樂書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為王事與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子所以享元侯之樂送

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薇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肆夏不與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為僭

天子故也

嚴陵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衮冕享先王則大饗為九獻矣九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牛羊豕也魚腊薧魚也必以為腊則以生者不可致遠故也籩豆之薦則水土之品是也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為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為陰故也籩豆之薦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為主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為陽故

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金之為性有從有革相濟而為五行故曰内金示諸侯之和又以見情焉於此曰尊德於郊特牲曰往德何哉蓋自其所陳之次言之則謂之尊自其所共之方言之則謂之往夫德之可尊也彼將自卑而尊我我足以來彼也彼將有往而歸德亦互相備也非特如是而已尊則主敬往則主愛此以祭而饗祭者神之道故主敬言之彼從朝

而饗朝者人之道故主受言之亦各有其類龜北方之蟲北方主知灼之以卜可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其餘九州之外蕃國無常貨責之不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示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大饗者饗中之最大者也所謂大饗三年一祫合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乃其禮也幣珍則傷禮財倂則傷德束帛財也璧玉也君子以玉比

德以東帛於下而加璧玉於其上所以輕財而重德也金能鑑物之妍醜故有見之意君子之於祭祀慎終如始祭之畢則飲酒無筭又慮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宴而不亂蓋重禮也重禮者重其大饗之禮也

廬陵胡氏曰内納也金能柔能剛故和左氏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大司樂諸侯出入奏肆夏又襄四年叔孫豹云肆夏之三天子享元侯則肆夏亦可

新安王氏曰諸侯為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蓋以下之事上其致貢有物所以將事上之誠侍之終之以樂言始終不可失節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筭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

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説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曰饗以訓恭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爲有無筭爵故也廟中之饗必不至醉饗於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

山陰陸氏曰宗廟九獻之禮以祼爲始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奏以王夏立於阼后副褘而入奏以齊夏立於房尸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於室於是臨祭王與后其獻各一王以圭瓚酌鬱齊以祼尸后以璋

瓚酌鬱齊以亞祼是之謂祼既祼獻矣王即以肝洗於鬱齊王燔之制祭於主前諸侯曰制祭天子曰宰祭量人凡宰祭是也於此之時尸既即席矣祝乃詔之使安坐王與后其獻亦各一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當此節也何以知其然禮運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詩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玄酒以祭在於薦血毛之後祭以清酒

在取血膋之上則知從獻在朝事之前祼事之後也祭之末有加獻祭之始有從獻不聯九獻之數先王之制祭祀於始有從獻於末有加獻示祭事始終有隆而無殺也此時制祭君未迎牲禮器先言君親牽牲然後君親制祭者謂諸侯爾葢天子宗廟之祭與天地同皆有兩牲有騂牛有求牛求牛殺於未祼之始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是也騂牛迎於既祼之終特牲既祼然後迎牲是也諸侯之宗廟其

祭膟於天子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割牲之前事不得不爾理不得不然矣從獻之後王乃袒而迎牲卿大夫贊幣而從后於是時薦六尊六彝之器以奠焉某彝當某所某尊當某處各置於常次禮云君親牽牲夫人薦盎又曰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序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是也王已迎牲后已奠器然後取蕭祭脂以合羶香奏樂以合聲舞此降神之序也禮云既奠然後焫蕭是也薦者

升之也奠者置之也升之於下奠之於上事相因故
祭統言薦禮器言奠其實一也鬱合鬯臭陰達於淵
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奏樂求諸陰陽之閒所
謂聲音之號詔告於天地之閒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朝踐之事於是行焉延尸於户西延主於户右尸南
向主東向王乃殺牲啓其血毛祝出受之而以血告
幽以毛告全皆於室更取膟膋燎於爐炭之上見以
蕭光升首焉以報陽又羞肺肝首心祭黍稷加肺祭

齊加明水雜以瓦甒加以鬱尊以報陰有虞氏尚首
夏后氏尚心殷人尚肝周人尚肺今羞肺肝首心則
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尚也於祭黍稷又特以所
尚加焉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
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
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閒
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祭義之報氣即特牲所
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即特牲所謂報陰裸獻之時有

所謂求朝獻之時有所謂報固其理也當是時王與后其獻又各一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薦籩人之八籩曰麷蕡之類醢人之八豆曰韭菹之類以奠焉禮云君執鸞刀脩嚌夫人薦豆又白君獻尸夫人薦豆是也后於是以瑤爵酌盎齊以亞獻是謂朝獻蓋王親迎牲則后薦尊彝王親羞嚌則后奠豆籩夫婦相成固有次第哉裸獻王酌以圭瓚后酌以璋瓚從獻王酌以玉斝后酌以玉角朝獻王酌以玉爵后

酌以瑶爵尊甲之異也朝獻既畢於是行饋食之事當事者設饌於堂乃退而合亨尸適於小幄王適於小次以待焉堂上之饌又備矣王出小次復位乃更延主於室之奥祝出迎尸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蓋宗廟之祭有二節朝事與祭之始為一節饋食與祭之終為一節其中間不以相續者所以容王與尸少息也唯有故則接祭見曾子問鄭註君親制祭謂朝事時君親割牲謂饋食時此一誤也割牲與制

祭同一節皆朝獻之時爾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是也潁達乃謂薦盎薦酒不得同時不知薦盎是從獻薦酒是正獻正與從兩獻不害為同時鄭又以祭義燔燎羶薌至報氣也為朝事時以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至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為饋食時亦誤也蓋報魄即與報氣同一節皆朝事之時也於此時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又薦以籩人之八籩曰栗脯之類醓人之八豆曰葵菹之類自祼至此五獻矣尸飲於

五獻則王於是時可以獻卿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獻卿是也鄭謂尸飲五爲酳尸五獻非也凡祭祀自血腥始曰朝踐自孰食始曰饋食朝獻祼獻尸皆不飲祭之啐之奠之以示敬而已非以食也至饋食則食道也然後尸飲特牲曰直祭祝於主鄭謂薦孰食祭以孰爲正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則所謂尸飲五者飲於五獻之時而已非其飲之以五也於是后以瑶爵酌盎齊以亞獻是爲六獻饋食禮畢酳尸之

禮於是行焉王以玉爵酌凡酒以獻尸內宗代后薦籩人之加籩醢人之加豆是為七獻王可以獻大夫矣祭統尸飲七君以瑶爵獻大夫是也后於是時又以瑶爵酌凡酒以亞獻是為八獻王酳尸尸酢王后酳尸尸酢后酳尸禮畢諸侯與執事者又共一獻於尸而薦籩人之羞籩醢人之羞豆以備卒食之三獻合王后之八獻是為九獻備卒食之三食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於在室也凡九獻之內謂之正其次主

人獻賓又其次主人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
衆賓儀獻兄弟如衆兄弟之儀又其次長兄弟洗觚
為加爵又其次衆賓長洗觚為加爵三加而尸爵止
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
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葢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
其加於卒食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
加於卒獻之後也凡獻尸唯祼無樂朝踐而下皆有
焉唯祼無籩豆之脩從獻而下皆有焉先儒以周官

朝事之籩豆當朝獻之節饋食籩豆當饋獻之節又以加籩加豆當酳尸之節獨無所謂從獻加獻與諸臣之所酢三獻之籩豆蓋誤矣蓋籩人所謂羞籩醢人所謂羞豆此薦於王與后酳尸之末諸臣所酢也又籩人共薦羞之籩實醢人共薦羞之豆實蓋薦籩薦豆者從獻之籩豆羞籩羞豆者加獻之籩豆也於此時遂行旅酬無筭之爵而繼之以餕祭於是終焉故祭統曰餕者祭之末凡有九獻之禮王鄭之徒言

禮以來多所未嘗知也此記九獻次第頗為詳盡於諸篇所載祭祀禮節多所考證今錄於大饗一章之次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泣踊袒襲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賻賵欲觀仁義之道禮

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内可以觀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祭祀死喪賔客之等天尊彌遠祭之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為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也不言忠敬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遠人而尊者主乎敬近人而親者主乎愛故於郊之遠而祀帝所以為敬焉於廟之近而祭

親所以為仁焉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為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寧神故為仁之至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為主爾經曰大廟之内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為主爾

長樂劉氏曰親戚既亡哀慟出於天性有致毀而滅身者有忘哀而遺禮者聖人防其過與不及哀痛至極則貴賤皆同服用衣衾則尊卑異數所以盡其力

竭其誠不曰忠之至乎君子欲觀仁義於聖人也由
禮以為本則仁之至義之盡可得而見矣
馬氏曰喪主乎哀而人之所不道也人死斯惡之矣
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為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
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
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死而致死
之不仁也備服器而致生之故為仁之至然之死而
致生之不知也蓋君子備服器雖備之而不用也是

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皆備之而不用亦無害其為知也賔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也故為義之至禮蓋生於仁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賔客之用

幣亦禮也義在其中

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己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賔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廬陵胡氏曰喪禮哀慕由衷賔客相弔恤義也有禮必有仁義人而不仁如禮何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

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鄭氏曰道猶由也從也

孔氏曰前言觀仁義之道禮為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甘為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衆味及衆采也言人若心致忠誠言又信實則可以學禮苟猶誠也其人即忠信

之人也

嚴陵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為貴也

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

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内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虚道道之為言行也

延平周氏曰甘在内故喻忠之不欺於己白在外故喻信之不疑於人和則不乖所以喻禮之本采則有文所以喻禮之末

山陰陸氏曰甘受和以中故也白受采以素故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

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為貴貴於衆事也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祫祭宗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為祭天之備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

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為祭天之重

講義曰既知禮為仁義之本又知忠信學禮之説庶幾得乎禮之實有人於此誦詩雖多可與言禮矣而於一獻之禮往往莫之能行者禮不在乎言辭之間故也

延平周氏曰興於詩立於禮今誦詩不知要則是未能興於詩未能興於詩則固未能立於禮故誦詩三

百不足以一獻禮略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

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未必能行禮則貴乎能行也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饗者祭先王之九獻也以會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昊天上帝也夫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無輕議

禮

山陰陸氏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言若此雖多無益也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言若此又以少為慊也言禮進於詩矣故曰興於詩立於禮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不言具矣容或不具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不言之禮進於禮矣旅猶燕之有旅饗猶饗之有饗毋輕議禮言禮至於此不可以輕議也

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

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刋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氊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禮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

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廞樂器爲明器以皇邸爲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

禮書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

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倚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也

孔氏曰前經既明禮之為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繼日明以燭也其後別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正祭之時事尸在

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嚮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禮從宜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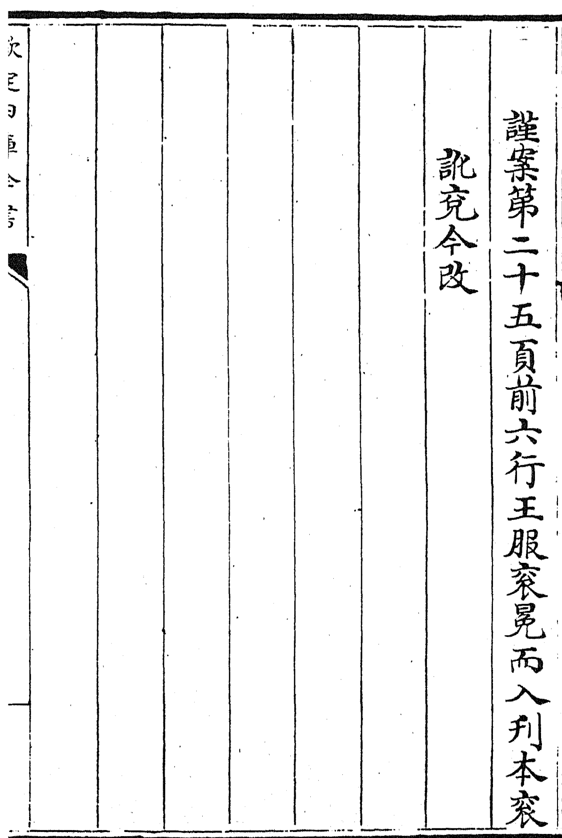
横渠張氏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

之義也朝者食前謂之朝晏朝者於朝為晚也
嚴陵方氏曰士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為主故也季氏之於祭徒欲其久而不能敬又豈知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强力即聘義所謂强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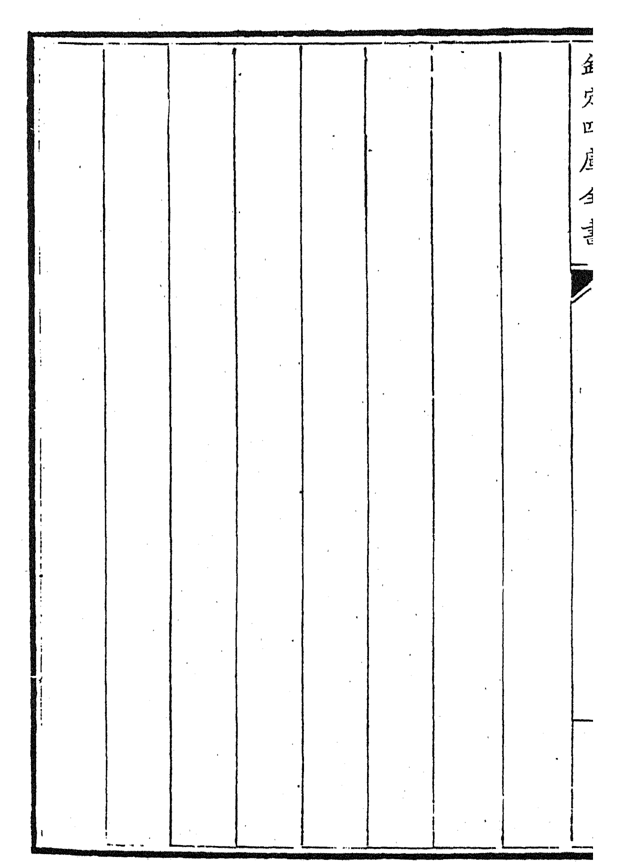
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强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羮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為為之也即無為是圖速者也

禮記集說卷六十二



謹案第二十五頁前六行王服衮冕而入刋本衮訛兗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周廷琰